

2009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09

- 贺捷生 故里桑植帅魂归
王宗仁 仰望昆仑
王充闾 夕阳山外山
周明 “我的心向着你们”——茅盾先生二三事
江子 一个女人的井冈山
阎纲 侯金镜之死
余秋雨 门孔
邵燕祥 我心目中的林斤澜
周绍昌 小丁剪影
黄石 傅雷、顾圣婴及“张迷”瞻仰的285弄
吕林 又见青山——扫李美蕉先生墓
河西 春天，十个海子——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
谢冕 年年此夜
陈平原 行过未名湖边
陆天明 我这些个“头一回”啊
周同宾 陶
秦蓓 十六个村庄的白夜——“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之一
宁明 同在“加加林”
马小海 成长的烦恼
杨光祖 歌哭无端纸一堆
王金昌 潘家园忆事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编者简介：

李晓虹，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当代散文的审美结构》、《中国现代散文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略》等散文理论研究专著，在学术报刊发表《20世纪散文文体发展及其文化蕴含》、《论20世纪散文思潮》、《21世纪散文作家的走向》等散文理论研究论文和散文评论数十篇。独编或合编《中国散文年选》、《三十年散文观止》等散文选本十余种。

2009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09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877-4

I. 2… II. ①中…②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139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3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75 1 插页
字 数 48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60年，散文以自己的方式记忆

李晓虹

60年，一个甲子，新中国浴火重生。60年的世路人生，云卷云飞，风风雨雨。对于过往发生的一切，散文该以怎样的方式记忆？

谈到散文，我们总会想起一个近乎老套而又无法逃避的话题：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个真实不仅是基本内容上的非虚构性，更是内心情感的非虚假性。比起小说、戏剧等体裁，散文跟主体应是贴得最近的，甚至带着作家的体温，被心灵温暖与呵护。它所描述的基本事实，应当是接近真相的。海德格尔曾经说，真理是存在的敞开和澄明。就是说，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接近了真理。

为了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我曾经翻阅过许多已经远去的文本，对我们经历过的那个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歌德”时代深感遗憾。而大千世界原本是纷纭万状、七色杂陈的。今天，当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读者，一个编辑，我想以自己的阅读方式去打量，去发现。

在阅读与编选过程中，我与那些率真的心灵相遇，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动，被唤醒。我看到，对历史的真实描述，对事实的独特性表达，对人生的深度探究，构成了一个艺术的多声部合唱。

回顾重大历史事件，是建国60年征文的重要内容。如何选材，如何回忆，成为一个问题。这时候，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渡过长江去》是作者在渡江前夕的情感，在等待总攻的时刻，作者想到上海飞涨的

物价和被银行门前抢兑黄金的人流踩死的老妇这些悲惨的市景，对现实的焦虑成为渴望渡江、解放中国的内心理由。而身边一个昨天还做着大学梦的战友被子弹射中永远长眠于芦苇丛中，让人悲叹生命的付出。《故里桑植帅魂归》中的贺龙胜利后一次次地想回家，可到死都没回去。也许是因为他无法向乡亲们做一交代。他从家乡带出来闹革命的部队牺牲了6万多人哪，跟贺家凡沾亲带故牺牲的英烈不下两千人。一些烈士的遗孤，英烈的兄弟，更多的是已经牺牲了丈夫的寡妇们，他们希望找当了“大官”的贺龙寻个出路，他无法满足他们。外甥找到舅舅，想找一份工作，那可是四妹贺满姑的骨肉啊，满姑是湘西出了名的红军女英雄，被敌人以五马分尸的凶残手段杀害。而元帅还是劝外甥回去做了一辈子农民。他又坚决阻止了县里重修贺家老屋做纪念馆的建议，而用那笔钱建了学校，让孩子们不再跑几十里去上学。面对私欲横流、官场腐败的现实，我们能不对这样的真正的革命者充满敬意?!

生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散文表现出丰富的人生。彭德怀、张学良、丁聪、茅盾、林斤澜、海子、谢晋、傅雷……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他们鲜活的人生向我们走来。也许是一个精神的片断，也许是一段情感历程，也许是一段不应忘记的悲剧……

60年的历史，是精英的，更是大众的。但在这个大众失语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人关注那“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是否像珍视自己的方方面面一样去长久而温暖地注视那些普通人? 是否真正走近过他们的人生，是否洞悉他们的苦苦挣扎和内心的追求憧憬? 《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个残疾青年的文学人生》写在作者得知了一个死讯之后，那是一个酷爱写作的摇着轮椅的朋友，他一生做着文学的梦，但却贫病交加，生命终止在40岁的风雨中。作者看了他的日记，愧悔交集，扼腕长叹：“我们这些个所谓的正常人、健康人、有‘单位’有‘身份’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忙活着自己的前程，沉湎于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可以玩似的将电脑换了一代又一代，可以轻松地旅游并为了旅游置办起高档的照相机、录像机，我们可以为了评职称弄些狗屁不如的‘论文’或者‘著作’，我们可以随便地在一顿酒席上花去千儿八百（当然大部分是既显派头又不用心疼的公款，每年数千亿的吃喝款有多少是被轻易地糟蹋掉的?）……可是谁有心思有工夫去想到这个萎在医院墙角里走投无路、簌簌落泪的残疾人? 我只要紧一下手头，是能够拿出可以帮助他治病、可以延缓甚至挽救他生命的钱来，可是我没有!” 这种愧悔自责是作者的，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

脏乱差的劳务市场我们都很熟悉，但只是在需要找人干活的时候才会想到在这里等待被召唤的农民工，招手即来，挥手即去，是“城里人”与他们的关系。《农民工》的作者看到了他们鲜活而沉重的人生，他们各不相同却同样艰辛的命运。外号“飞翔”的“诗人”怀揣着唯一一首发表的诗，“虽然被砍掉了翅膀/但没有一天不向往飞翔!” 但贫穷困苦压着他，让他无法飞翔。那个白白胖胖、五十上下的白师傅九个月前已经拿到“肾功能衰竭（晚期）”的诊断书，那是一种

近乎死亡宣判书的东西啊，可他所在的地方不是医院，而是劳务市场，仍旧等着被挑选，被雇用。那个只有一米五高，有先天心脏病，跟着父亲出来打工的“猫娃”，未能走进学校，却被拉沙车从身上辗过。

《哭孩子》中的孩子不会笑，只会哭，那锐利的哭声在作者内心“伤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很久都无法结痂”，这些在恶劣的环境中完全扭曲的幼小的心灵让人沉重，“在广州、深圳、东莞，我眼前就会涌现那些黑乎乎的脏孩子，一串一串的，土豆般结实，在地上滚来滚去。没有人担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成长。不可遏止的，他们一样会慢慢长大，在匪气十足的市井，在混乱肮脏的街头，在暴力、恶劣的家庭，他们会慢慢长大。”“痛，我颤了一下，整个身体开始下雨。”

历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会留下痕迹。但是一些时候，我们集体失忆了，只有那位眼睛里满是灰霾的老母亲，在反复诉说着一个她确认曾经发生，但大家都认为是梦的事情。“时间在我们身上长出叶子，脱落叶子，……季季年年的落叶在地上堆叠，等谁用线去装订成册？等谁去选择哪一些进入史册，哪一些付诸于火，哪一些埋在底层自行消失？即便被选择了的，也会有铡刀等着，将它们按规格切齐整，最终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按某种规格更改过的”（《灰霾》）。今天的繁荣不能埋葬昨天的记忆。《我是文坛三〇后》见证了文坛风雨，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人为制造的悲剧（例如《侯金镜之死》），追忆这些悲剧是为了它不再发生。《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对农村计划生育执行过程多侧面描述，触目惊心（例如《十六个村庄的白夜》），让我们看到人性化执法是一条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

生活原本丰富多彩，散文表现着人生的多种情趣：飞行学校中各国飞行员的有趣交往、一群痴迷的收藏爱好者鲜为人知的趣事，在机场里给南来北往的客人命名……生活需要快乐，心灵需要放松，“给灵魂放个假”就成了紧张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提醒。

一部厚重的散文选本，摊在我的面前。作为编者，我在为它的集成而感到轻松、愉悦的同时，又生发出许多联想。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曾为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经典性的论断：他们对于社会应当有非凡的反省力，并且能把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不是这也应当成为当下散文作家的一种创作追求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李晓虹 60年，散文以自己的方式记忆（序） 1

又见青山

- 贺捷生 故里桑植帅魂归 1
王宗仁 仰望昆仑 4
王充闾 夕阳山外山 12
周明 “我的心向着你们”——茅盾先生二三事 19
江子 一个女人的井冈山 22
阎纲 侯金镜之死 28
余秋雨 门孔 32
邵燕祥 我心目中的林斤澜 40
周绍昌 小丁剪影 43
黄石 傅雷、顾圣婴及“张迷”瞻仰的285弄 47
吕林 又见青山——扫李美筠先生墓 53
河西 春天，十个海子——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 57

活在时光中的灯

- 林非 渡过长江去 61
谢冕 年年此夜 64
陈平原 行过未名湖边 66
陆天明 我这些个“头一回”啊 69
周同宾 陶 74
桑麻 十六个村庄的白夜——“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之一 80
宁明 同在“加加林” 86
马小淘 成长的烦恼 91
杨光祖 歌哭无端纸一堆 97
王金昌 潘家园忆事 100
简默 活在时光中的灯 109

- 李清明 水乡记忆 112
孙青松 渐行渐远的故乡 117

活着是一笔债

- 李木生 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个残疾青年的文学人生 121

- 董业冰** 秦姐 131
塞 壬 哭孩子 133
安 黎 农民工 137
梁晓声 老水车旁的风景 144
李雪峰 夜游者 147
吴佳骏 活着，是一笔债 150
王月鹏 影子 153
梅 洁 塞外的女人们 157
查建中 蛮子姨妈 160
李登建 西边大道东边小河 164
胡存廉 岭上又见映山红 167
冯艳冰 一只前世的小蚂蚁 171
王兆胜 母亲的遗物 179
宋唯唯 悲伤的诗 183
张小放 云朵带走哭泣的黄土高原 185
阿 慧（回族） 十一个孩娃一个妈 187

历史深处的歌声

- 黄 荭 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 191
李 辉 卡夫卡，无处不在 197
肖 风 美丽的列夫·托尔斯泰 202
熊育群 会吼叫的烟雾 204
杨闻宇 历史深处的歌声 209

马亚丽	汉事新说	214	
乔忠延	记忆李自成	218	
顾伯冲	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223	
陈启文	天子坟	228	
蒋 新	孤音千年	232	
马丽华	荣归记忆之乡	235	
吴光辉	大雪是喊魂的节气	239	
朱 鸿	窈窕淑女	242	
高凯明	朔风昨夜过茶林	248	

虚拟的后现代

彼 敏	灰霾	255	
南 帆	关于一部虚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258	
王开岭	现代人的江湖	264	
冯 唐	读齐白石的十八次唏嘘	270	
周闻道	倒流而至的时空隧道	279	
刘心武	蜘蛛脚与翅膀	282	
张大威	结局	283	
雷抒雁	生活如蓟	288	
孙继泉	我和我在一起	289	
潘刚强	芦苇与人	291	
杨永康	“嘭”的一声碎了?	293	
俞敏洪	一瓶黄河水	296	
于 坚	少许	298	
沙 戈	悲伤，不悲伤	299	

给灵魂放个假

郭文斌	清明不是节日	305	
-----	--------	-----	--

詹克明	新星·流星·观星人	307
刘震云	她说：艺术的来源是消遣	310
韩少功	笛鸣香港	312
蔡多文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316
徐怀谦	到澳门，给灵魂放个假	319
张华北	丹顶鹤之死	324
孔祥秋	遥望莲花	326
王本道	云中谁寄锦书来	327
王雪瑛	暗香如故	330
夏歌	凤凰的赶尸、放蛊和落洞	332
丁宗皓	首都机场里的命名	334
池莉	买酒记	337
田瑛	独好——三清山印象	340
高建新	蛰伏并快乐着	341
周有光	窗外的大树风光	344
范晓波	隐形埋名	346
闫文盛	楼下的小巷	349
薛林荣	北京来的电话	352
韩振远	背河人	354

又见青山

故里桑植帅魂归

贺捷生

又是“八一”，又是人民军队的伟大庆典，南昌起义 82 年后的今天，起义的总指挥贺龙魂归桑植，父亲又回到了他日思夜盼的乡亲们中间，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片故土。

他是长征开始那年告别故乡的，如今，他魂归故里，又回到了当年挥师出征的这片土地，回到了他对之寄予了无限情思的这片浸染着数万英烈鲜血和生命的土地。

群山苍翠，峰峦叠嶂，巍峨挺拔的湘西天子山今天伸开双臂，拥抱久别的湘西之子——我最亲爱的父亲。

今年恰逢父亲含冤辞世 40 年的日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的骨灰从北京迁葬故乡——湘西天子山。1934 年的 11 月 19 日，根据当时军委的命令，父亲率领红二、六军团，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的。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湘西父老以泪作雨为他的子弟兵送行，屈指一算，整整 74 年了。

绵绵阴雨多日，今天，天子山以少有的晴朗迎接它的久别之子。朗朗晴日下，墓碑背倚着的昆仑峰显得更加壮美，墓前方的御笔峰，平时云雾缠绕，今天清晰得远远能分辨每一棵松树。倚马而立的贺龙雕像今日似乎更加豪迈，像与群山并立的又一高峰。一阵山风吹过，飘过一曲动听的桑植民歌：《跟着贺龙去革命》，歌声带着人们回到了那个烽火年代。逶迤山道间，当年，红旗卷起农奴戟，父亲率领的扛着长枪、背着大刀的队伍，像一条又一条盘山的长龙。如今，在当年走过红军的古老山道上，再次飘动着攀山的人流：湘西父老听说贺胡子回来了，大家你搀我扶，争相攀上这座 1200 米的峰巅。当年的老赤卫队

员来了，当年的暴动队长来了，当年掩护红军的老房东来了。他们都要和老总来叙叙家常，喝一杯家乡的老酒！

老红军贺文代在孙辈的扶助下，一步步来到山顶，到了山顶，他挥手扔掉拐杖，啪的一个军礼，其神情庄重、腰板笔挺，在老总面前，他更像一个听命出征的战士。谁能相信，他已经是一个93岁的老翁呢？“常哥啊（贺龙字文常），桑植乡亲想您啊！话未说出口，一语泪长流。墓碑前，一个耄耋老者长跪不起，他是贺龙当年的警卫员王金水。他的诉说更是感动了所有的在场人：“老总啊，74年了，你怎么就不回来看看大伙儿呢？湘西的一草一木都在盼着你呀！”

是啊，父亲啊，老总啊，你怎么就不回来看一看呢？战争岁月，北战南征，戎马生活，居无定所，可革命胜利后，你身在高层，都位居元帅了，你难道把乡亲们忘记了吗？你为什么就没想到回湘西看看呢？洪家关村口那座贺龙桥，乡亲们早已修葺一新，盼着你重在上面走一走啊！还有，洪湖乡亲们为迎你回来，70年前专门修了一座“接龙桥”，乡亲们都想你呀！

肃立碑前，看着墓碑上父亲吸着烟斗的面容，我在想，父亲何尝不想念乡亲们呢？回故乡看看，是他魂牵梦绕的一桩心事啊！

我的思绪一瞬间回到了56年前的一天。那时，父亲已经身居西南军区司令员的高位了，我是刚回到父亲身边的一个中学生。那是一个晚上，闲暇的父亲依然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他跟我聊起了家常，给我讲起了往事。他说，从湘西我率领桑植子弟起事算起，光桑植就牺牲了6万多人哪。如果从我投身革命算的话，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跟赞家凡沾亲带故牺牲的英烈不下两千人。闲下来我眼一闭，他们一个个好像就在我的眼前。我想他们哪！今天我们胜利了，掌握政权了，他们这些英烈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亲人怎么样了？捷生，找个时间你跟我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父亲亲切地摸着我的脑袋，抬头看他时，见父亲双眼泛着晶莹的泪光。那泪光，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看到父亲作为带兵的元帅第一次流泪。

说来也巧，时隔不久，打听到我父亲地址的桑植乡亲陆续来了。他们中有烈士的遗孤，有英烈的兄弟，更多的是一些已经牺牲了丈夫的寡妇们。其中有一些居然还不知道她们的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他们是来找老总贺龙寻找丈夫来了。更多的是为找当了“大官”的贺龙寻个出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穷，交通闭塞的湘西更穷，烈士家庭缺了男劳力则穷上加穷。当做梦都希望见到乡亲的父亲，真的接连不断地见到乡亲们时，其心情却有说不出的苦涩和沉重。革命胜利了，却还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那些为革命把生命都献出的烈士，他们的亲人还不能摆脱贫困，他感到内疚啊。但是，为乡亲们找工作，对于向来严于责己的父亲实在是勉为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确实很难做到。因为在湘西跟着贺龙革命的队伍，不论是烈士遗孤，还是失去了丈夫的寡妇，都以数万人计呀，刚刚建立新政权的国家，百废待兴，哪能承担起这么大的负担啊！父亲能做的，就是请他们住几天，招待吃顿饭，然后从工资中资助他们一点，最后买张车票送他们回家。即使关系特别亲近的亲戚，也不过如此。因为屡屡不断的来访乡亲的开支，已经使父亲入不敷出，甚至影响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我记得，父亲有个四妹叫贺满姑，是湘西出了名的红军女英雄，她在与敌作战时不幸被俘，国民党以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将她杀害。其英雄壮举，成为对一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典型事例。关于我有这样一个女英雄姑姑的事，父亲时常讲起。那一年，贺满姑的儿子即我的表兄来到重庆，他的要求很简单，看舅舅能不能给弄份工作干。他还同时带来了当地政府的口信，说县里要拨款修一下当年被国民党军队焚烧的贺家老屋，目的好供孩子们参观学习。那一天，父亲的话至今犹在我的耳边，父亲对我的表兄说：孩子，当农民种地有啥不好，咱是红军的后代，是党的人啊，是党的人，就不能给党添负担。孩子，听舅舅的话，回湖南务农去，这是十分光荣的事。等我退休了，我也一块和你到桑植种地。至于重修老屋嘛，坚决不行。咱洪家关孩子连所学校都没有，上学都要跑几十里山路，难啊，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听了父亲的话，表兄二话没说，毅然回到了湘西，此后他终生当了农民。而父亲倡议修建的那所学校，至今都在为洪家关一带的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不断来访的乡亲，不仅成为父亲的经济上的重负，也严重干扰了他繁忙的工作。父亲的一个外甥向楚学，在西南某空军师当师长，看父亲实在难以应付，就说：舅舅，这样迎来送往的事你就交我办吧，都是湘西乡亲，接待他们我也有责任。父亲答应了。可没想到，这件事却让父亲终生悔恨不已。那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始，表兄被举报犯了贪污罪。罪状是：用公款为来访老乡报销了两张火车票。在机关批斗大会上，父亲作为领导干部被特别请来参加，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外甥被押上审判台子，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后来查来查去，表兄的罪过依然就是两张火车票。可在那个年代，这是大罪，罪当重处。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父亲坐在台上的那个尴尬面容。父亲真的好后悔呀！在西南军区同为领导的刘伯承听说此事，立即指示：向楚学犯贪污罪，虽罪不容赦，但他是战场上能征善战的虎将，眼下抗美援朝前线正需要人，就派他去朝鲜，让他戴罪立功吧。刘帅一句话，为表兄解了围，让他免除了牢狱之灾。然而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父亲再也没提过回湘西的事。我知道，他把对湘西父老的惦念，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父亲再一次提出回故乡看看，是1964年的年末，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余波未息的年月，当时，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倡议，动员政治局的委员们都要回家过年，要大家了解体验一下百姓的疾苦，顺便也可以搞一些农村调查。第二年，毛主席身体力行，自己首先带头回了韶山。然而，那时已经到了长沙的父亲，却在家门口踟躇徘徊，近在咫尺，他最终缺少了再向西走的勇气，只是派同行的荣高棠先去桑植看看，他答应：明年我一定回去。那一刻，父亲想了什么？我只能猜测。我想，父亲肯定想了很多，他的面前，或许会有成千上万的湘西子弟结队走来，其中有1921年8月1日，他最早带到南昌的万余部队，这支部队大多数是湘西子弟，他们都是跟着贺龙闹革命的，那是中国革命的最早武装啊。可是他们中的3000多人却在起义后南下作战中牺牲了。南下作战失利后，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再次回湘西开创革命根据地，呼啦啦大旗一竖，再次集中了数万人的队伍，创建了红二军团，而这支队伍中，多数是他带出去的湘西子弟。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先后牺牲在祖国解放的各个战场上，已经长眠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我想，父亲此刻一定想到了他

们，想到了他们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想到了那些失去儿子的父母，还有那些失去父母的儿子，他们这些亲人朝思夜盼，都盼着贺龙能给他们带来久别的亲人啊！父亲见他们该咋说呢！

第二年，湘西的父老期待着，贺老总应该兑现他一年前的许诺了，然而正待启程，“文革”爆发了，此后，遭受不白之冤的父亲在经受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苦后，于1969年含冤离去，到湘西那片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最终成了他生前未竟的遗愿。

帅魂归桑植，情牵万人心。如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的日子，父亲辞世40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层峦叠嶂的群山间，又回到了湘西父老们中间，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这方土地。他又可以像当年一样，听乡亲们动情地歌唱那美妙无比的桑植民歌，他又可以和乡亲们一起，品味着浓郁的湘西老酒，讲述古老优美的湘西故事。只是今天的湘西，变化地覆天翻，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已摆脱贫困，生活蒸蒸日上。父亲再也不用为乡亲的吃饭穿衣操心犯愁了。在桑植的山里走一走，看一看，到处是漂亮的服装，崭新的楼舍，还有湘西百姓甜蜜而自信的笑容，然而也有不变的，那就是人民对党信赖和对国家无比热爱和忠诚的精神，它从父亲及其老一代革命家率领的红军队伍一路传来，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代传承，直到永远。亲爱的父亲，你当为故乡欣慰和高兴。

（选自《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10期）

仰望昆仑

王宗仁

几十年了，我的固执始终无法改变，对一些热爱的人一直热爱着，对恨着的也一直恨着。大人物小角色，概没例外。

彭德怀元帅，那张布满钢纹般的脸盘和一副铁塔似的敦实身躯，彷徨之后的坦然，沉默之中的呐喊，无不闪烁着铮铮硬汉的刚烈。我对他们的爱确实达到了刻骨铭心。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去了何处，但是大家的心没有远离他。我了解他在遭难，常常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总想把他背回到另一个安静的世界里去，让那些迷了路的人冷静思索现实，不再相信浓妆艳抹的史书。毛主席最早称他彭大将军：“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

军!”这是1935年10月，毛主席写的一首六言诗。当时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吴起镇附近的大岷梁进行了“割尾巴”战斗，歼敌一个骑兵团，一举击溃三个团，俘敌约七百人，缴获战马近千匹。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毛主席特别高兴，作了这首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彭德怀大概是我党最早的“大将军”了。建国后在他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位居前列时，我仍在固执地认为唯“彭大将军”这四个字最适合给他。对一些特型演员所摹仿的先驱者那仿佛充满魅力的经典姿势、腔调，我实在觉得太虚假，很不舒服。可以推想，他们在自己那有限的空间如何张扬得崇高至美人格！所以，我特别看重彭大将军留在大地上那些鲜活的脚印，那是永远跳动着血脉的有生命的印章。昆仑山里定格着他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一个51年前的早已陈旧的故事，但是它仍然闪亮着滴滴春雨，告诉你站在大地上应该怎样做人。

那一年神州大地发热发烫可谓达到顶极，可是青藏高原却出奇的清冷，甚至寂寞。西宁以西很难见到一棵树，只有厚道的黄土。

这一天，1958年10月19日中午，提前降临的当年第一场雪在三天前悄悄地覆盖了昆仑山。进山的路和出城的路都隐藏得那么深。这阵子彭老总正乘车从格尔木出发前往昆仑山，他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景色。司机能知道彭老总的心思，有意放慢了车速，让他多看，看够。戈壁、雪峰、芨芨草、火柴盒似的道班房，还有凹陷成的一个又一个苦咸苦咸的海子，像压缩饼干一样卷在荒原深处……他看着看着好像在深思什么。一朵云升起，飘来了他的感叹：

“纳赤台快到了吧！你们知道那个地方的故事吗？”

陪同他的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中将也许一时没有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是望了望彭老总，没有吭声。另一位陪同的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接过问话回答道：

“有个传说，那是当年文成公主梳妆打扮自己的地方，才落下了纳赤台这么个地名。还有传说，纳赤台的那个不冻泉是公主思乡的眼泪聚成的。这些都是民间的传说，无据可查。”

彭老总说：“所以嘛，我要去纳赤台看看那个皇帝的千金待过的地方，要不她会说我彭德怀不近人情！”他放声一笑，又说，“当然，我还要去看几个兵，这是我此次柴达木之行计划中的事！”

直到这时，大家似乎才明白彭老总坚持要进昆仑山的真正目的了。头天当他提出要去纳赤台看看时，大家再三劝他取消这个安排。同志们的理由不外乎那个地方海拔高，空气稀薄，路也不好走，他又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不去为稳妥。他却说：“到纳赤台去看那几个兵，是我在北京出发前就决定了的事，怎么能随便改变！”到底是几个什么样的兵，这样牵动国防部的心？他没细说，大家也不便问，只好依了他。

汽车继续飞驰着，一片折折皱皱的岩石影子跳上了挡风玻璃，进入昆仑山了。彭老总又一次把目光从荒野收回来，说：

“纳赤台有个硼砂厂，硼砂厂有几个从山东退伍的海军战士，我要去看他们！”

在人间纯粹的声音里往往有太多的秘密。国防部长千里迢迢去看望几个兵，这情够深这意也够浓了！

原来头年春天，纳赤台硼砂厂几个退伍兵给国防部和彭德怀直接写信，反映了他们工作和生活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因为是带着情绪写的，难免发泄几句牢骚。他们说昆仑山这个地方太艰苦，常年积雪，四季刮风，地冻三尺。住房简陋透风露雪，缺柴少煤饭生菜冷。还说他们的工资不高，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能说他们说的这些没有道理，心里不痛快不讲几句怪话憋得慌，怨气吐净了身上会轻松。其实这些兵们心里很明白，来到昆仑山创业不吃些苦不受点罪，怎么建得起事业！信发出了，他们该干什么还照样干好，偷懒耍奸那叫熊样，与战士不沾边。昆仑山日出日落，不冻泉月辉月晕。生活依旧向前走着，创业的日子平平淡淡又蛮富有挑战。

兵的声音绝对不属于哀求。也许正因为这样，它必然有回声。几个退伍兵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牢骚的信真的会让彭德怀元帅看到，而且他竟然牢牢地记住了这几个脱下军装的兵。他是国防部长呀，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兵，退伍兵！

阳光破云而出，雪停。雪后的青藏高原真的好宁静，雪山冰河戈壁都在倾听阳光的诉说。不算近的山坳里有几排矮矮的泥草小屋，远看像紧紧地贴在地面上。屋顶一缕轻轻摇晃的细烟，像招着手迎接客人，又像摇着手送别什么。那就是硼砂厂。彭老总踏碎地上的积雪急步前往。路上，他俯身抓起一把沙土，在手心里揉揉，沙土从指缝间落下，随风而去，他身上也附落了少许沙土。他说：“这里果然干燥得很嘛，风头也蛮是厉害。一棵草都没得看到，难怪初来乍到的战士生活不习惯。”

走进硼砂厂，你就会看到昆仑山刚从冻伤岁月中脱胎出来的痕迹。院子的角落里残留着大概好几年不化的冻雪，上面落着点点沙土。那些远瞧的泥草房屋其实是一顶顶帐篷房，但你不能不佩服主人就地取材对它的苦心装扮，按着长长短短的顺序压在帐篷顶上的那些沙漠植被，确实使它显得得体、结实又保暖。紧挨着山根用石棉瓦搭起来的那个四面透风的大房子就是生产车间了。因为它不显山不露水地蹲在较低的地势上，你站在稍远处就看不到它的存在。硼砂厂处处都呈现着创业初期的简陋和匆忙。不时有工人与彭老总擦肩而过，他们竟然不望彭老总一眼。也许是没有留意这个陌生人，或者留意了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国防部长。天下相貌酷似的人多的是，国防部长来昆仑山？八台大轿怕也抬不动！工人们继续来来往往地从彭老总身边走过。从这些匆忙的脚步和不时扬起的谈笑声中，彭老总能感受到创业者压不垮的精神，他很高兴地看着这个新崛起的昆仑硼砂厂。

几个工人晒着太阳正在午休，彭老总上前和他们聊天。这时大家已经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谁人了，高兴之中免不了有几分拘束，都站起来欢迎首长，拍着手。

“不要站起来，坐下歇晌嘛，本来你们就坐着休息的嘛！不要看我来了就影响大家休息。”彭老总说，完全是家常话，很暖心。果然有人坐下了。彭老总也在一条木凳上就坐，继续拉家常。

“你是哪里人，来到高原多长时间了？父母支持你来这里吗？”他指着正在卷着纸烟准备吹喇叭筒的小青年问。